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梁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離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彚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易傳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賁致飾以文也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

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

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

則不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以

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

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

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

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

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

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

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於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雖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易說

新安朱氏曰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

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本義

東萊吕氏曰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易說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先生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

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隂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

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必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又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一无

而字

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剥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

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

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並易傳）

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辭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辭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藍田吕氏曰剛柔相錯自然之文文明以止人爲之文文明不止則文必勝質名存實喪不可以化成天下

龜山楊氏曰賁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焉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爲賁也凡賁之道能爲之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矣故亨剛上而文柔天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故觀此足以察時變傳曰器以藏禮禮以藏器則文明止矣

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成天下易說

兼山郭氏曰王輔嗣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甚哉斯言之過也互體卦變其來尚矣將一切而去之不可也且賁之成卦變自泰來上六之柔下文於九二之剛九二之剛上文於上六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是則剛柔上下相錯而相文天文人文備於此矣此言不可誣

也而鄭康成之徒又謂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率由是也惟人也內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嚮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為教下化之以成俗豈出於或使之然哉蓋本於上下相文自

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有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薄蝕之異精祲之祥而知吉凶水旱之變則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則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為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者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為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鄭康成輩謂離為日天文也

艮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葢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内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為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

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為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為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雍曰王氏有言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解賁之彖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

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蠱噬嗑賁之彖皆以卦變爲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爲旅亦可爲諸卦葢諸卦皆自乾坤索而成今獨言於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爲質而柔爲文也

以剛為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也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六二上九二爻為主是為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則是地來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為主地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體為艮下體為離是為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

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故觀乎天文者可察時變觀乎人文者能化成天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相文而獨歸之天葢包羲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而得人文葢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賁本泰也坤之上六來居於二以一柔而文二剛則柔得中而亨文柔德也故曰賁亨

九二分而往於上以一剛而文二柔剛不得中而柔得中小者之利也然剛不往則小者无以濟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柔來文剛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柔者亦得中上下相文而不失乎中則賁也非過飾也故曰賁賁者文飾之道曰往曰來者往來相錯因其質而文之易傳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以

天文言之无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為離月陰也而為坎緯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為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鶉首為陽北斗振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以人文言之坤來文乾而成離坤文而離明文明也艮止也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婦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粲然成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内外尊卑貴賤

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矣文明以止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故日月軌道五星順序萬物自遂天文人文其理一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此合乾坤剛柔艮離兩體而言賁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昬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兊泰之時也夏離冬坎賁之時也泰易為賁四時互變時變之象也觀乎人文知天下之情必麗乎中正中正者理

之所當得者也故彰之車服明之藻色天下自化矣柔麗乎中正者化成天下之道也乾天也二變艮成也二柔麗乎中正也仰觀天文俯觀人文不順乎天則反求乎人文而已矣此推原卦變以盡賁之道也在卦氣為八月故太玄準之以飾易傳又曰賁自泰來坤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剛柔相文故曰賁天玄地黄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夫子筮賁愀然其色不平曰以其雜乎所謂雜者即乾上

坤下相文之文也　又曰星月之光皆離之陽也故坎離以中相易而賁分剛上而文柔　又曰王弼注賁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此即卦變也而弼力詆卦變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並叢說〉　又曰徐氏云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四字故彖總而釋之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王昭素胡安定皆用此義石徂徠不然之曰

彖解亨小利有攸往中間更無異文即言天文者言剛柔也者天之文也天之文即剛柔二氣也二氣交錯成天之文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者天文也臣曰日為陽月為陰歲熒惑鎮為陽太白辰為陰斗魁為陽尾為陰天南為陽北為陰東為陽西為陰日月東行天西轉日自牽牛至東井分剛上而文柔也月自角至壁柔來而文剛也五星東行有遲有速北斗西行昬明迭建二十八宿分配

五行各有陰陽四時隱見至於中外之宫无名之星河漢之精皆發乎陰陽者也則二氣交錯成天之文信矣天文圖說

新安朱氏曰賁亨亨字疑衍天文也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化成天下極言賁道之大也本義

賁彖辭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

字恐是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强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伊尹周公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

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耳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易說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先生曰山者草木百物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在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

豈可恃其一无其字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易說

藍田吕氏曰山下有火可以燭乎細微而不可以及遠庶政之目細微不遺獄情遠而難知也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止賁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可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庶政然无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

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皆有頤中有物之象而賁无除間之義者蓋動則間當除而止則不能除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亦猶為間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火託物以明異乎晉之自昭明德也賁飾之象君子體之以明庶政者初二三四正坤為衆政者正也无敢折獄者折獄之道在於用常人吉士哀矜獄情不恃明察也不尚文飾

也或曰噬嗑亦明也明罰何也曰噬嗑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不正不正者罰之賁无敢折獄下四爻正也庶政明而後折獄乃无枉濫易傳

新安朱氏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内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本義

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説此則又就賁飾上説不知

二說可相備否先王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問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先生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

内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龎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云要囚至于旬時他自是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山下有火賁（離下艮上）内明外止雖然内明是个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反賁内明外止旅外明内止（艮下離上）故其象不同

如此　僩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个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録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獄易說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

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文明之德以貴居賤修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賁之時以剛居下其體文明致飾

於其足者也致飾其足不可汚以不義不義之車不若行之潔也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不爲臣不見諸侯故召之則不往往役義也故庶人召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責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爲愧仁義之慝輿馬之飾原憲不爲也此舍車而徒之謂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况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禄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於

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為指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坤為輿二坎為輪車也四震為大塗為足足趾行乎大塗者徒行也初九於六二為近於六四為遠舍二車弗乘寧徒行而弗辭者六二非正應義

弗乘也夫車所以賁其行義弗當乘而乘之辱也非賁也是以寧徒行雖跣足賁也古之人有弗肯乘人之車緩步以當車者守義故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為吏烈為商賈以自穢乃免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

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

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易說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伊川先生曰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一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一无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以須為象

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

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賁其須起意在上也_{易說}

藍田呂氏曰須以柔附其上為上之賁者也

龜山楊氏曰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

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為賁也不能為无有須之

象焉須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_{易說}

兼山郭氏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

以躁進也葢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
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
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
失得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
道不可以躁進也葢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
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
致飾者雍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為上附之

物獨安定以為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賁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須九三剛為之助則可興於君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言賁飾之道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有頤體二柔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虚生譬之須生於頤血盛則繁滋血衰則減耗非增益為之飾與上興

也與相與也二三相賁而成震起也柔道上行有興之象是故冠弁衣裳黼黻文章彫琢刻鏤玄黄之飾因其有尊卑貴賤之實而明之實既不同其文亦異不豐不殺惟其稱也棘子成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不如文待質而後興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六二文明賁之主其質隂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髙所能行者而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頷文生於本无本之文則不足貴易說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先生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

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賁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易傳並一有則字

橫渠先生曰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易說

藍田吕氏曰賁如濡如賁之盛也居文明之極處二陰之間交錯成文至於潤澤可謂盛矣上陵下替文不明也知文明之盛别嫌明微等威以辨守是不變至於悠久物莫之陵也

龜山楊氏曰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乎二陰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為二陰所濡非正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其

孰能陵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於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盡須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孰得而陵之哉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以柔賁剛賁如也九三坎體以

剛賁柔坎水濡之澤潤而有光耀濡如也剛柔相賁文飾之盛禮之致隆者也然二非正應以近相得故相賁相濡以成文九三守正不動二亦柔麗乎中正故吉三賁將變動而失正則上且自外而陵之禮者法之大分去爭奪之道也永正誰能陵之令夫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木楗葦藩過於朝而不歎者知禮法之不可以干也苟失其正乗其閒者有競心焉安能自免於淩轢

乎故終莫之陵者永貞之吉三下卦之終三不動永貞之象易傳

五峯胡氏曰三處文明之極陽竒陰耦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悅澤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髙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膏澤下於斯民賁如濡如也方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義意氣決相

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靈之殺洩冶趙遷之殺李牧袁紹之殺田豐是也終為人所陵辱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三居内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

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説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易説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　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一无爲字可疑也雖爲三寇讎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

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貢故无怨尤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以陰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當乎位質也以四應初剛柔相錯文也雖與初應而近比九三近而不相得以為己寇賁如者欲應初也皤如者安於當位以辟寇也有是疑也故或文或質然潔白其行以待之寇卒不可得而犯則婚媾諧矣

龜山楊氏曰剛上文柔而為艮艮止也剛止乎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賁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雖未獲賁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分剛文柔雖止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獲賁矣故无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

虛已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强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内進柔必疑之葢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初九以正相賁也六四之柔下

賁初九賁如也初九之剛上賁六四成巽六二爲須巽爲白皤如也言初之賁四純白相賁飾也六四當位伏巽爲不果有疑志也四所以疑者初間於三坎爲盜盜據内外之際四有乗剛之險初四未獲賁也雖未獲賁而應之志其疾如白馬翰如飛騰而赴之匪九三之寇則遂婚媾矣初離爲雉之四巽爲雞翰如也翰剛爻也震爲作足之馬震變巽故曰白馬翰如震長男離中女男女合故曰

婚媾純白无偽誰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四之所尤者三也三下卦之終易傳

新安朱氏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它患也本義

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

象如此語錄

東萊吕氏曰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馮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易說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

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隂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隂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責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隂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責於外比之賢責于丘園也若能受責於上九受一作隨其裁制如

束帛而（一无而字）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翦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　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相因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為悔一作吝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賁飾之時以處尊位致乎文者也以柔居中其體則止文極知反能止乎中矣飾乎丘園樹藝而已家給人足束帛所以戔戔既知反本則不妄費能知吝而終吉者也文多滅質反飾其本以止乎中而保吉故可喜也

龜山楊氏曰先王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小矣束帛戔戔用禮薄矣非人君所以賁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已所有也六二正應之象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賁矣故終吉而有喜易說

兼山郭氏曰丘園以地言之則生財之本也以人言之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之基亦致治之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末有不盛者

乎尚且束帛以卷之不嫌於損少亦儉而用禮之意也儉而用禮則生物不匱而賢者不以没禮傷廉而違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侈極美與夫得賢於畎畝之中幡然改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者可同言之哉易訊

白雲郭氏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

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責也及於耕築周之責也及於漁釣責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吕望實幣帛箱篚之意也子夏傳云三元二纁象陰陽為束帛或以戔戔為多何哉馬氏云戔戔委積貌許慎以戔從二戈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

以貨取而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以喜樂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窮處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遺賢之意為國之道

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
賁之時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
陸于陵之類皆誠為郊野陵陸何獨假丘園以為
質素也況質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
之時言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為國之休光
若從王孔二家説云賁飾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
道乃隕落若設飾于丘園質素之所束帛乃戔戔
衆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墨喜利之學貪鄙小

道豈足以充賁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茍有意於束帛戔戔之多又安足以為聖人也哉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氏之言害義孔氏膠於文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復聞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為山為果蓏山半為丘而有果蓏

丘園也五尊位柔中外資上九之賢故曰賁于丘園坤為帛艮手束之束帛五兩坤數也三玄二纁天地奇耦之文上五相賁之象戔戔委積貌坤為衆束帛其上多而委積用之以外聘故曰束帛戔戔夫五得尊位當賁天下六二不應近比上九吝道也然柔中厚禮上九自外賁之始吝而終吉正則吉也陰陽得位曰喜上來賁五陽得位而正喜豈偽為之哉好賢樂善有得於誠心故曰六五之

吉有喜也_{易傳}

五峯胡氏曰德宗陸贄_{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_{本義}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　問六五之

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个道理　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敎本說答云其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為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戔　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强處束帛解作翦裁恐无此理且如今將束

帛之說示人敎人解人決不思慮從翦裁上去

賁于丘園是个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

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問九五賁于丘園是柔

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隂性吝

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淺小貌人而如此雖

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

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

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

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戔則爲淺從人從戔則爲俴從貝從戔則爲賤皆淺小意程傳作翦裁已是迂迴又說丘園更覺牽强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黄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

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葢皆賁飾之象也　又曰賁于丘園是務農為本之義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葢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它解作翦裁之象尤艱曲說不去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似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

用其說則此說似近它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翦裁分裂之象則與象意大相遠也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歛方得又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樸還淳之義否先生曰賁取賁飾之義它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

象云有喜也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於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隂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易說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

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没實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一作止而居高潔无所累為物所貴故

曰上得志也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畫繪之事後素功極乎藻絢必尚素功者衆色淆亂非白无以別之也畫繪至於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得矣

龜山楊氏曰賁无色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惟无色為能賁有質為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

志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樸成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色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文何如此之相戾也曰聖人之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之貴文當文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義禮禮之文也苟无忠信不可

以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恭无文父黨无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為貴也然後知質

者自然之質文者當文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閒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獘也方賁之時上下相文則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偽可乎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至於偽何可尚也詩云綿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筮曰白宜止白黑宜止黑其有取而言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此之謂也故三

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獘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僞可乎詩云綿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僞矣雍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徳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之謂性也聖人懼其質而

近於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修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僿矣大者驕奢滛泆於其上小者放辟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僿以忠於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可以復也不然則君

臣上下沈湎淫泆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彖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方未賁之時則白賁為非既賁之後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賁之極有不賁者焉聖人因天地自然之文立王制為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也其志在於著誠去偽使人各

由其情不失本真矣末流之獘尚文勝質而本真衰焉豈賁飾之初志哉志者動於中之謂也上九變動反三三有伏巽而離體離者乾再索而成巽之變也巽為白離為文有色生於無色故曰白賁白質也賁文也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上九變動而反本則文何由勝咎何由有我志得矣故曰大禮必簡至敬无文然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

一夫是之謂大隆故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尚荀子曰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稅夫終則有始質者文之始上九之白賁文在其中矣變而通三代損益之道是以无咎而得志不然事生送死而无敬文墨子之道烏得為无咎賁四至上其變皆以巽人文相賁以禮讓為本 易傳

新安朱氏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六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坤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羣陰消剥于陽故為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于

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于地頽剥之象也易傳

東萊吕氏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為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无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藴哉易說

剥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剥者羣隂長盛消剥于一一作陽之時衆小人剥喪於一无於字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

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剥有二道有民剥君小人剥君子民之剥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為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剥君子則毋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正晦其明儉德辟難遯之時義皆君子遇剥之義也剥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往者遇剥无它説焉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内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本義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于

于字建戌則極而成剥是隂柔變剛陽也隂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剥消于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剥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剥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剥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處剥之時順止以觀天理之消息盈虚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剥剥也隂剥陽也五隂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爵賞以導其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而從之乎雖有剛明之資蓋將遜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夫剛柔之往來相為屈伸天行也柔能變剛惟剥之時為然非特相為屈伸而已君子於是時順而止之可也往斯害矣夫坤

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葢有以取之也夫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无時而不然獨於剝言者葢當是時存亡之機間不容息與它卦異故也易說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

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見矣

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隂陽之氣消息盈虚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荆州語録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山附于地圯剥之象雍曰剥落也剛過久而柔落之卦之所以為剥也自初至五剥五剛而為柔剥之極也一陽順于下而止于上僅足以避害而已故不利有攸往然衆柔剥剛

其害為難避君子觀順止之象而行順止之道故能處剥之時也消息盈虚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當陽消隂息進盛而剥是為天道自然之運君子何尤焉不過於觀象順止俟時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剥本乾隂侵陽進而剥之柔剥乎剛下剥其上回邪剥正道小人剥君子剛為柔變故曰剥剥也柔變剛也此以五隂剥陽言剥也剥而不已一陽僅存小人既長君子道消往亦无與何

所之哉當巽言屈身避害而已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此以上九言剥也聖人患君子不往人道將絶故又發其義曰順而止之坤順艮止也止小人之道當順其理而止之乃可以止葢以象觀之剥極當止之時五變陰陽有可反之理剥反晉晉反大有而乾體復矣天道之行消於巽息於兊盈於乾虚於坤消極則息盈久則虚君子尚之與時偕行能柔能剛任理而已矣漢唐之季小人道

長諸賢不能順而止之悉力以抗小人是以无成功王弼謂强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此以艮坤二體剥復升降明處剥之道也在卦氣爲九月故太𤣥準之以割鄭康成以萬物零落謂之剥者論卦氣也彖言象者三剥也鼎也小過也剥小過卦變之象也卦變自𡙁卦言之坤變復六變而成乾乾變姤六變而

成坤自反對言之復姤變十二卦遯否臨泰變四十八卦自下而變也觀剥之象則知之矣自相生言之復姤五變成十卦臨遯五復五變成二十四卦泰否三復三變成十八卦上下相變也觀小過之象則知之矣鼎互體之象也卦以陰陽虛實剛柔奇耦交錯互變於六爻之中而象其物宜觀鼎之象則知之矣觀是三者易之象舉積此矣易傳

又剥之彖曰柔變剛也純乾之卦而柔變之一變

為姤二變為遯三變為否四變為觀五變為剥此變卦見于易者也陰陽升降變而為六十四叢說

新安朱氏曰剥剥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不利有攸往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本義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語録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伊川先生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剥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易傳

藍田吕氏曰剥浸以衰而將落也山崩則附于地高者雖下而其基固矣君子有取焉厚下安宅皆

所以固基也

廣平游氏曰山附於地則山頹之象山至於頹則以下不厚而上危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人之剝必自下始浸而至乎上君子知所以厚下則无所措其剝矣乃可以安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剛柔言之則天道盈虚消息所以有剝自卦才言之則順而止之為處剝之道由象

言之則山附於地者剥也厚下安宅者處剥之道也彖象之義不一而足象言上者非獨君后也凡居上者皆當然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亦厚下之道厚下所以安宅也夫知幾君子未必至於剥之時也不幸而至是不過厚下俟時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剥而附於地則其下厚矣為人上者觀此故裕民崇本務厚其下是乃安宅不傾之道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易傳

新安朱氏曰僩問上以厚下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摇猶所謂本固邦寧也語錄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伊川先生曰陰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剥漸至于身也剥牀以足剥牀之足也剥始自下故為剥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

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也陰剥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没陽於下也滅没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剥自下而上惟厚下為可以安宅安民所以厚下也牀人所安也足牀所恃以為安者也剥牀以足則蔑厚下之道也故凶小人剥民以自厚得志則害加乎人天下之凶也及夫進而位

乎上則下已不厚矣亦非所以自安也故其卒至於剥廬而无所容其凶豈不已甚乎小人如此亦足以戒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剥自下興也故初言剥牀以足剥以厚下而安牀雖僅可安身亦非厚下之道況剥其足者乎既失厚下之道則下已滅矣然剥之初而未甚也所以蔑貞則凶言貞固不滅則无凶矣詩曰載寢之牀故處牀為求安之道剥言牀亦見道

之无乎不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劉牧讀剥牀以足蔑彖六四曰剥牀以膚則剥牀以足當為句絶坤變乾也坤西南方也初動成巽巽為木設木于西南之奥乾人藉之牀之象也剥以其足寑其上者危矣初有伏震震為足陰之剥陽必自下始蔑无之也无君子之正則凶矣象曰滅者滅盡也无君子之正者以滅盡之也小人之害正如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剥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本義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陰之侵剥於一作剛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惟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

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三雖隂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剥陽爻徒用口舌閒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辨牀之幹盖上下之辨也剥止乎辨則剥未及上矣以其无應而未有與也然處羣隂之中其能終无與乎故曰未而已則蔑正之凶理

必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上下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剥牀以辨則其剥進矣未有與者逺陽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而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茍不能辨之于早未有不至于凶者剥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

漢上朱氏曰鄭康成曰足上稱腓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璟曰辨當在第足之間牀脛也巽為木為股艮為指在初為趾二在股趾之間近膝之下股之象腓即股也陰浸長次及於二猶剝牀至於股也九二无應未有與之者是以小人无所忌憚二當內不失正以自守斯可矣若迫窮禍患蔑所守之正則凶蔑无之也

曰蔑貞凶戒六二也剝之方長君子而有與猶可勝也剝而自守其正小人雖勝猶未凶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辨牀幹也進而上矣未有與言未大盛本義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隂滅陽以小人滅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隂與小人亦自有凶先生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必自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語録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先生曰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

呂强是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獨應於陽，故反為衆陰所剥，然无所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陰居陽，不當位也，而其志剛矣。居不當位而間乎衆陰之中，勢不足以有為也。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失上下矣。於義无咎，則吉凶不足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剥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衆剥君子

獨六三捨其羣類於上下而應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所以在道為无咎然則六三之失其類乃所以為有得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以剛居一卦之外六三在小人中以柔應剛獨有輔上救亂之志易傳謂漢之呂強是也然上九不當位其勢微弱不能相應而有為失上也衆陰並進三獨為君子初二既剥安能免於衆陰之所剥乎失下也上下皆失三雖不免

於剥而義則无咎非特立不懼者能如是乎易傳

五峯胡氏曰剥者隂剥陽也三居剛應剛以隂從陽者也昔東漢吕强處閹官之中獨有愛君子憂宗社之心雖身被殺猶有令名故无咎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衆隂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上下謂四隂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三居羣隂剥陽之時乃獨與上相

應則必與上下之羣隂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无兩立之理易說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伊川先生曰始剥于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隂長已盛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五為君位剥已及四在

人則剥其膚矣剥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迫近君位猶自下剥牀至牀之膚將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剥道成矣一云五於隂陽之際義必上比故以喻膚易說

龜山楊氏曰剥牀以足以辨則剥其所安而已未及膚也六四履近尊位則剥及膚矣其災也豈不切近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牀剥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先剥其所安而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繫辭言剥窮上反下於此可見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為膚柔而近革六四之象巽為牀剥牀及膚切近災也五君位剥陽至四而乾毁其凶可知象言災者陰長剥陽天也剥道至此三不能止君子其如天何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本義〕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一作親〕愛之義以

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羣陰消一无消字剝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六五為上九之膚能下寵衆陰則陽獲安而无不利矣異於六三者以其居尊制裁為卦之主故不云剝之也終无尤怨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宫人見蓄為恥也陰陽之際近必相

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易說

藍田呂氏曰剝之時小人長而君子消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其御小人以柔而不以威者也道以御之小人不失其寵雖曰道長亦莫能害君子者御得其道也

龜山楊氏曰五君位也剝至於切近災則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言人君處剝之道夫魚陰物也貫

之則其敘不可亂羣隂順承之象也先王之時六宮各帥其屬以時御敘于王所九嬪掌之御敘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太宰莅之則燕好嬖暱之私不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以是寵之何尤之有夫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一也先王所以處之无二道焉使羣隂順承如魚然以宫人寵之則无不利矣是亦順而止之之道也若夫付之以心膂之寄借之以威福之重而遽

絶之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可不戒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為剥之主能御衆隂以承陽者也魚隂類也六五未見其類是以能聯而貫之制於我也雖制於我而在剥无剛決之義故以宫人寵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為同類御小人以宫人之道斯其宜矣方剥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剥之時而為止剥之道者也雖然貫

衆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葢消息盈虛天之所行君子之所尚雖聖人不能違時特於其間既順以從時而又有止之道以救時耳非若一於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宫人寵但厚之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然此謂根蔕之難去者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魚為繩艮為手持繩下連衆陰貫魚也艮坤為宫止于中也乾為人巽為進退以

宮人寵也宮人嬪婦女御之屬古之進御於君者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尊卑迭為進退五得尊位其動也正與上同德下制衆陰若貫魚然咸順于上以宮人寵之使尊卑有序厚恩錫予不及以政寵均則勢分不及以政則无權小大相持乃可為也故无不利六居五宜有尤而以正制小人者盡道終无尤也五有伏兊為口尤之也不然魚脫于淵其能制乎或曰先儒以巽為魚何也曰以重卦離

知之包犧氏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離中有巽巽復有離巽為魚以漁也離為雉以佃也魚龍同氣東方鱗蟲龍為之長震為龍木之王氣巽為魚木之廢氣故太玄以三八為木為鱗兼震巽言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為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受於陽如宮人葢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易說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葢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變一作已則純隂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一有盡字為坤陽一有復字來為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交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

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備

猶為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于下是終不可用之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羣陰剝陽而一剛止乎上碩果不食也剝乾五變也故有碩果之象焉乾為木果然君道也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故陰雖上行剛則不食與夬之上六不可長異矣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碩果不食者順而有以止之故也坤則順而已矣故履霜堅冰至而卒有疑陽之戰順而

无以止之故也故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然剥終則復亂極則思治當是時君子者民所載也故得輿坤下承之得輿之象也坤為大輿君子而得輿道盛行也小人无所庇其身則剥廬矣夫陰陽之往來屈伸理之必至也小人之為亂至於剥廬而後已蓋亦不思而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果者易食之物也在剥之時君子易傷之象也果之碩大易食而不食君子居剥易傷

而不傷者以君子觀剥之象中有順而止之之道足以厚下故終不食也且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子小人葢相須也輿所以載君子小人之象廬所以庇小人君子之象君子得輿為民所載則有厚下之道故也小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剥其廬而後已剥其廬則无以自庇終失所安之象以見小人不可用於天下國家也唯其終不可用而遭時未復故以宫人寵之宜矣能貫之則

可窮而寵之亦可貫所以柔服其心毋使為患而已此孔子所以嘆其難養也然君子之剝非自取也小人剝之也故其剝也有漸小人之性不能有物處剝之極必自剝矣是以其亡也忽焉蓋自取之速也易於小人女子有順止貫寵之道非達時變者不足以知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陰剝乾四成巽為木至五成艮為果陽為大衆陰不能剝之碩果也兊為口艮見兊

伏不食也君子在外不為小人剥喪之象碩果不食下而復生剥反為復必然之理天地間未嘗一日无陽亦未嘗一日无君子剥終復始間不容髪坤為輿為衆極亂之後五陰奉一陽君子於是得衆而民載之故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易傳曰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艮為舍乾為天天際在外野也舍在野廬之象陽為君子小人託庇於君子上九剥而為六小人用事自徹其庇至於

无所容其軀而在外之君子亦失其所故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本義

小人剝廬是説陰到這裏時把它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已處小人托君子為庇覆若更剝

了是自剥其廬舍便不成剥了 先生論易謂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説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剥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

乃欲自下而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葢惟君子乃能覆葢小人小人必頼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説道

理而後說象也　問伊川所說剥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　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或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初

陽已生矣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无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奥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

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剥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説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葢隂陽寖消寖盛人之一身自少至

老亦莫不然　爲其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剥三十日剥方盡自剥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剥每日剥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剥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剥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剥全一日方剥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　直卿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

无可盡之理這箇才剥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

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隂

剥陽生不相離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得

隂剥陽生逐旋如此隂不會一上剥陽不會一上

長也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

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

透徹諸生以所見荅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

剥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

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義剛問十月為陽不應一月无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先生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成一爻矣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

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黄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无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剥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畫方盡然剥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

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某以為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賛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无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无耶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

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　問

上九碩果不食先生因曰小人剝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說懷字公立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盧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消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並語錄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七